朝鮮高僧傳

太古普愚禪師

臺南開元禪寺　林秋梧

一

臨濟下第十九世高麗國師利雄尊者、諱普愚、始名普虛、號太古、族姓洪氏、洪州人也。父諱延、世家楊根（楊根郡大元里）、以師貴、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門下侍中判吏兵部事洪陽公。母鄭氏、贈三韓太夫人。夫人夢日輪入懷。旣而有娠。以佛曆紀元二千三百二十八年（元大德五年忠烈王二十七年）辛丑九月二十一日生師。幼而穎悟、氣骨神俊。相者謂之法王兒。年甫十三、投檜巖廣智禪師薙髮。未

幾訪道於伽智下叢林。十三參萬法歸一話。衆莫知焉。性倜儻、語谷應。同梵忌之。旋棄去。倡佯自若。二十六歲、寅緣入華嚴選、既中。探索經義、窺其壺奧。一日嘆曰、此亦筌蹄耳！古之大丈夫、其所立卓爾、豈鹵莽爲哉、予獨不夫乎？卽斬斷衆緣、苦硬淸約、工夫日進。

二

佛曆二千三百五十七年（元至順元年忠肅王十七年）庚午春、入龍門山上院菴、禮觀音、發十二大願。竭誠瀝肺、泣涕潸然。自後伶俐現前、如一口劒。元統改元癸酉（忠肅王復位第二年）秋、寓城西甘露寺僧堂。慨然奮曰、氣質孱懦、大事未辦、不如死於苦行、改頭方畢、乃端坐七日、至夕假寐、有靑衣二童、或携瓶或擊杯、細斟白湯以勸、師接飲、則甘味、既而忽然有省。作頌八句曰、

一亦不得處、踏破家中石、回看汲破跡、看者亦已寂、了了圓陀陀、玄玄光爍爍、佛祖與山河、無口悉呑却。

三

至元丁丑秋、在佛脚寺、獨占一室。看圓覺經、至一切盡滅名爲不動、所知剝落、靜也千般現、動也一物無、無無是什麼？霜後菊花稠。後忽擧趙州無字話、下口不得、如嚼鐵團、驀向鐵團處挨去。冬十月、松都蔡中庵以第北栴檀園爲儲靈蓄異、可以助道之地、請師結冬、師於是到寤寐一如之境、然猶無字上破疑不得、如大死人焉。越至明年佛曆二千三百六十五年（元至元四年忠肅王七年）戊寅正月七日五更、豁然大悟、當下作頌曰、

趙州古老佛、坐斷千聖路、吹毛覿面提、通身無孔竅、狐兎絕潛蹤、翻身獅子露、打破牢關後、淸風吹太古。

忽與中庵相見、下數言。庵泣謝曰、佛法驗矣。又問向什麼處見趙州？師云、波前水後。申之以偈曰、

古磵寒泉水、一口飲卽吐、却流波波上、趙州眉目

露。

是後咨詢不已。卒然問曰、雪山牧牛事如何？師接聲答八句曰。

肥膩葉葉軟、一嚼辨甘苦、盛夏雪猶凝、寒冬春不老、要傾則便傾、要倒則便倒、拾得笑呵呵、寒山張大口。

相與話別、長揖而去。任緣山水間。有雲山青山二吟。

三月還楊根草堂、侍親也。嘗看千七百公案、至嚴頭密啓德山處、過不得。良久忽然捉敗。冷笑一聲云、

嚴頭雖善射、不覺露濕衣。

又云、

會得末後句、天下有幾人。

其二十年苦心、於是乃歇。師年三十八矣。

四

己卯春、辭庭園、往逍山白雲庵、高閒疎野、自樂天常。作白雲歌一篇。有唐僧無極、航海而至。宏才博辯勘諸方。一日與師偶話、肅然心服。曰某甲所見只此耳、烏可企也、南朝有臨濟正脈不斷、可往印可、其某與某、爲唱導師、其某爲本分作家、在某山、待其人久矣。其所謂作家者、蓋指臨濟直下雪巖嫡孫石屋珙等數人也。師聞而悅之。越至正元年辛巳、欲往江南。時蔡侯河冲、金侯文貴、欽師風概、邀至于漢陽三角山重興寺。玄學雲臻、而寺幾陁然。師乃率籲厥衆、謀諸二公、豐其材壯其屋。襟溪帶岳、鬱爲叢林。土田增闢、百廢俱興。衆皆稱師爲重新祖。師於寺之東峰、搆一蘭若、扁曰太古、蕭灑邁越。倣永嘉體、作庵歌一篇。冷々然雅調彌高、知音益寡、有時松聲自和而已。如是者霜將五矣。

五

佛曆二千三百七十三年（元至正六年忠穆王二年）丙戌春、入燕都、寓大觀寺。道譽聞于天子（順宗）。冬十一月二十四日、太子令辰。天子請演般若。丁亥四月、聞竺源盛禪師在南巢、往見之則逝矣。其門人弘我宗月東白、將盛三轉語。請師

下答。其一曰

出家學道、只圖見性、且道性在什麼處？

其二曰

三千里外定譎訛、對面因甚不相識？

其三曰

展兩手云、此是第二句、還我第一句。

師接而眄、若眄而應、一偈透三關。曰、

坐斷古佛路、大開獅子吼、還他老南巢、手脚俱不露、

不露也明如日黑似漆、我來適西歸、餘毒苦如蜜。

二人齊出禮謝。曰、此方豁子幾千萬個、到此三關、總不奈何、長老始與老和尚相見也、願許少留。師辭。且曰、吾涉遠途、要見其人、其人在何處？二人曰、先師嘗言、江湖眼目、只在石屋。時方七月。師拂衣向湖州霞霧山到天湖庵。果見所謂石屋和尚、烟霞道貌、崚々如也。師具威儀、卓然於前。屋開眼視之。師亦開眼對之、設禮而退。明日詣方文、通所證、且獻太古庵歌。屋奇之、姑試之曰、子既經如是境界、更有祖關、知否？曰、何關之有！屋曰、據汝所得、工夫正而知見白矣、然宜一一放下、若不爾也、斯爲理障、碍正知見矣。師曰、放下久矣。屋云、且歇去。明日、具儀而前。屋云、佛佛祖祖、唯傳一心、更無別法。廼舉馬祖令僧問大梅常因緣、云、纔有些子光明以爲實者、墮在光影裏、作活計矣、故從上諸祖、見此人病無奈何、於淸平境上設關去縛了、若眞正徹去、盡是閒家具也。且子於無人之境、奚辨得岐路若是其明乎？師云、佛祖垂示方便具在故也。屋云、良哉！非宿植正因、亦未免罹邪網矣、老僧雖在窮山、常說祖門、待爾兒孫久矣。師云、善知識者、浩刼難逢、誓不離左右矣。不覺拜手。屋云、老僧亦要與你同甘寂寥、恐他日無去路、於法値難、不如留半月、相與打話而歸之得也。

師之歸也、屋申之以問。曰、云何是日用涵養事？云何是向上巴鼻？師答瓶瀉。趨而前曰、未審此外、還更有

事否？屋愕然曰、老僧亦如是、三世佛祖亦如是、長老說別有道理、烏得無說耶。師作禮云、古有父子不傳之妙故爾耳、弟子何敢辜負和尚大恩乎。頓首叉手。屋呵呵大笑云、長老！汝之三百六十骨節、八萬四千毛孔、今日盡打開了、老僧亦七十餘年做家事、與你奪了也。又曰、老僧今日、放下三百斤擔子、遞你擔了、且展脚睡矣。師亦留一留。屋跋所献歌以授。乃問曰、牛頭未見馬祖時、因甚百鳥銜花？答曰、富貴人皆仰。曰、見後因甚百鳥銜花覓不得？曰、清貧子亦疎。又曰、空刼前有太古耶？無太古耶？曰、空生太古中、屋微笑云、佛法東矣、遂以袈裟表信。曰、衣雖今日、法自靈山、流傳至今、今付於汝、汝善護持、毋令斷絕。拈拄杖囑云、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、今日付爾、爾將這個、善爲途路。師拜受。啓云、卽今不問、來後如何？屋云、智過於師、千載難逢、若遇個者、卽當分付、只貴從上佛祖、命脈不斷耳。師拜受而尙有眷眷之色。屋施從數十步。喚云、長老、我家中本無別離、莫作別離看好、若作別離便不是、勗哉勗哉、師唯唯而退。

八月哉生而發湖州、十月旣望而抵燕京。遊大方、名播中原、時永寧寺長老如鐵船功德主院使郭木的立、請館本寺。南北兩城諸刹長老箋賚疏遍告。右丞相朶兒赤、宣政院使濶濶思八奏聞順宗。適丁太子令辰、資政院使姜金剛吉、奉御香、太醫院使郭木的立、宣政院使知列剌禿、資政院同知定住怯薛官人答剌海等、奉聖旨、開堂于所館之寺。帝師正宮皇后二宮皇后太子、皆降香幣。王公士女、奔走禮拜。師披二宮皇后金襴、大振雷音。時玄陵爲世子、嘉歎久之。曰、小子若新政於高麗、則當師吾師矣。

六

戊子春、師東還高麗、掛錫重興寺、夏制滿。欲辭光道過迷原莊。有老史、善大其名者、號泣遮留。師與史、尋流到龍門山北麓、有林深秀、菲烟掩映、乃相山結茅、

額之曰小雪。與世邈然、若將終焉。有山中自樂歌一篇。

壬辰春（元至正十二年恭愍王元年）、玄陵遣大護軍孫龔徵之。師不應。再遣使益勤、師乃至。玄陵邀入宮中、請譚玄。清音流入瑣聰。王顏有慶。曰、願屈於敬龍寺。師應命。玄陵若曰、德哉迷原莊吏、知師貴、奉之惟勤。乃革莊爲縣、命賢司平、于時京城、滄師法音、奔走禮拜。旣徂一夏。師知國之有機變、辭退入小雪山。未幾日新亂作。

佛曆二千三百八十三年（元至正十六年恭愍王五年）、丙申二月、遣門下評理韓可貴請師、臥益堅。中命判典校李挺又請、師不屏雲蹤。三月初六日、勅有司、以衆寶嚴獅子座、請開于奉恩寺。禪敎俱集。玄陵太后率王眷以臨、獻滿繡袈裟●水晶念珠●沈香拂子及餘服用。師陞座、大開獅子吼。御手行親拜。先是開於天子（恭愍王）、賜雜色緞匹袈裟三百事。是日頒俵福田、象筵之盛、古所未有。玄陵願金大藏、師助宸襟、以所嘶金爲經財、不歸私貯。望雲有巖叢之志、上書乞歸。玄陵曰、寡人宿慕和尙道風願海、毋奪寡人之志、師不留則倍道矣。四月二十四日、封爲王師。是日久旱而雨。玄陵大悅曰、王師雨。翰林皆獻賀章。師不有、歸之上。數日有勅、立府於廣明寺曰圓融、置僚屬長官正三品以上、以金玉器之、百用俱備、是洪州爲登牧、蓋旌旃尊德之至也。然師處之恬淡於我如浮雲、玄陵邀請曰、世俗之諦、恐塵法王之鑑、然隨機曲應、是聖者之能事、姑有所問。師曰、惟命之從。玄陵曰。爲國何如？師曰、只這睿聖仁慈之心、是萬化之本。出治之原、請廻光一鑑、而又時之蔽數之變、尤不可不察、昔祖聖會三歸一。乘裕後昆者、賴佛法之力也、是故開半千禪刹、弘揚祖道、龍天祐之、佛祖加之、或曰本京是三陽之地、禪爲一本、配陽之德、而九爲三陽之數、故以九祖之道、可以裨之、若夫九山參學、各作其隊、規令演福、明堂之地、數暢厥猷、則天祥降、地嘏生矣、爾後如其言尙矣、今也、九山禪流、各負其門、以爲彼劣我優、鬨鬪滋甚、近者、益益以道門、持

矛盾作藩籬、由是傷和敗正、噫！禪是一門、而人闢多門、烏在其本師平等無我之道、列祖格外清歐之風、先王護法安邦之意也、此時之弊也、而九爲老陽、一爲初陽、老而衰也、理之常、而又立都之時、九山之來既久、不如反其初、爲新陽之爲愈也、此數之變也、當是時也、若統爲一門、九山不爲我人之山、山名道存、同出一佛之心、水乳相和、一概齊平、於是乎俾百丈大智禪師禪苑清規、薰陶流潤其日用威儀、精嚴眞淨、參請以勸、鐘魚以時、重興祖風、而五教各以其法弘之、以奉萬歲、聖祚延而佛日明矣、豈不暢哉、然嘗觀王氣、不在此都、以復古初全盛之時難矣哉、若南遷漢陽、行向所陳言之、自化孚六合、澤被萬靈矣。玄陵曰、大哉言乎！敕戒左右、從而行之、然諭詖間作、師之志未滿、唯緇林鬱鬱耳。其扶宗教贊王化之實如是。

七

丁酉二月、師知機如神、作偈乞骸。宸衷益懇、師抽身入小雪山。玄陵知師志、送法服印章於師所。時有古潭寂照玄明禪師、浙人也。客迷原隱聖寺、看太古歌、頂戴加歎、參訪小雪。師方重腿。潭熟視、曰、師豈不是勞瘵也？師曰、是。潭曰、請放下勿慮。師曰、諾。乃命侍者、過金襴禪棒來、付之曰、野狐兒便打殺、獅子兒則長養。潭拜受、披衣拈棒、鶻立、喝一喝、齊聲作打勢。師曰、天然有哉！潭合掌而退。已而師疾愈矣。

戊戌春、玄陵勅修城郭。師上書密告紅賊之記。

辛丑十一月、賊陷京城、應前所記。玄陵駕幸安東。師在嘗所結構之草堂、土人賴以避亂。

壬寅春、賊敗。是年秋、行在々淸州。遣使下錫陽山。師荷衆、蚤夜屹々、皆輙舊而重新。田莊復舊、魚鼓鳴焉。

癸卯正月、大駕還京、遣成均祭酒韓藏、移迦智寺、大闡宗風。時辛旽(註)假僧儀、寵幸諂諛賢良重足。師慨然思危、上書論旽曰、國之治、眞僧得其志、國之危、

邪僧逢其時、願上察之遠之、宗社幸甚。後眡冒據阿衡、殲朝臣。師以遂事、不言。逮丙午冬、知眡蠱毒、還印章辭位、入兜率山、雲遊至全州普光寺寓錫。戊申夏、眡流言必欲置師於死地、則計莫能中。後以師將遊江浙、故白玄陵曰、天古蒙恩至矣、安居送老、是渠職也、今欲遠遊、必有異圖、請上加察。其言甚急、玄陵不得已從之。眡用事錮于俗離山。師木食、怡然無怨色。一夕起定曰、死矣夫辛眡、可憐愍者！

己酉三月、玄陵悔之、遣僧錄司員惠琪、請還小雪。

佛曆二千三百九十八年（明洪武四年恭愍王二十年）辛亥七月、辛眡覬覦非分。玄陵誅之。曰、我師豈妄語哉。令禮部尚書洪尙載●內待李樸、備禮進封國師、加法號。而楊根師之母鄉、本益和縣、陞之以郡焉、於是請住螢原寺、師以疾辭、有旨遙領寺事者七年。

戊午冬、受辛禑王命、始至寺。居一年而還。

辛酉冬、移陽山寺。入院之日、王再封國師、先君之思也。

佛曆二千四百九年（明洪武十五年辛禑王八年）壬戌夏、師曰、歸歟歸歟。還小雪。衆罔測。是歲池蓮枯、八松四株槁。冬十二月十七日、示微疾。二十三日、召門人曰、明日酉時、吾當去矣、可謂知郡封印。時李陽生守楊根。師口占遺奏、竝與宰樞辭世狀凡七通。翌日昧爽、沐浴更衣。時至、端坐說偈曰、

人生命若水泡空、八十餘年春夢中、
臨路如今放皮袋、一輪紅日下西峰。

聲盡而逝。壽八十二、臘六十九。訃聞於王。王命內侍典農副正田沮、降香致賻。以禮闍維于方丈之前。其夜光明爍天。舍利無等、或擧顱骨昱如星羅。癸亥正月十二日也、田沮進百粒于內、王益敬重、命攸司、謚曰圓證。樹塔於重興寺之東峰、曰寶月昇空。以厝靈骨。藏舍利者凡四所、曰陽山、曰舍那、曰太古庵、是也。

（註）辛眡始名遍照、靈山縣玉川寺奴也。幼爲僧、不見齒於其類（以

母賤故)。玄陵夢人拔劍刺已、有僧救之得免、明日以告太后、會臣下命以照見。其貌惟肖、王大異之。與語、聰慧辯給。自謂得遺。詭爲大言、輒中旨。王素信佛、又惑夢、由是屢密召入內、與之談空。照目不知書、常遊京都勸緣、狂誘諸寡婦、售其奸淫。自見王、務矯飾、枯槁其形。雖盛夏隆冬、常衣一破衲。王益重之。朝臣李承慶鄭世雲見之以爲妖僧欲殺之。王密令避之。二人旣死。乃長髮爲頭陀。復來謁王。始入內用事。言無不從。且封爲判監察司事、鷲城府院君。提調僧錄司事、兼判書雲觀事。始稱姓辛、故名旽。後謀逆事洩、遂被誅。

——引用書目——

朝鮮佛敎通史(二冊) 李和能著

利雄尊者諡圓證塔碑 李穡撰

利雄尊者諡圓證行狀 門人維昌撰

太古語錄 侍者雲棲編

新人生觀演藝齣

寡婦之難 第六幕

茶草

休息數分間。幕復開時。見柳夫人欲歸家。文夫人爲之陳餞別之筵。座上柳夫人當中坐。文夫人陪坐。柳夫人的心愛侍者。旁柳夫人立座邊。香秋抱樽侍。一誠和宰夫。往來遞菜給香秋。酒行時。柳夫人起讓。文夫人表最敬意謝他相助的高義。且道些惜別的愛戀。柳夫人嘆道。世風抵斯變的很。名爲自由說甚麼戀愛。邇者彌漫大地的好不劇烈。大都是無行的男子弄得來。籍他辣怪腕漁人女色。彼不堅定的婦女。不知爲平時守身的要道。轉視此爲束縛。更爲是男人設法得很。愚困女人。故此只要苦爭一蕩字。不知他任意自由。終要自媒的。婚姻